

权力欲



目 次

一	发誓复仇	(1)
二	希尔达·多拉	(15)
三	密 谈	(33)
四	凯瑟琳·曼罗	(43)
五	德黑兰之行	(52)
六	博比之死	(61)
七	精神病医生	(84)
八	伯特·奥鲁克	(93)
九	诱 惑	(110)
十	王后的策划	(124)
十一	公园凶杀案	(132)
十二	不期而遇	(151)
十三	朱迪丝被杀	(168)
十四	圣诞节	(183)
十五	圣莫里兹	(195)
十六	拍卖场上的较量	(204)
十七	“威姆西”	(214)
十八	密 谋	(220)

十九	公寓里的枪声.....	(228)
二十	加利福尼亚.....	(246)
二十一	死神的眼睛.....	(250)
二十二	被追捕的恋人.....	(265)
二十三	国王暴卒.....	(286)
二十四	梦之洞.....	(295)
二十五	殊死搏斗.....	(312)
	尾 声.....	(325)

一、发誓复仇

朱迪丝·拉森以一种抑制的紧迫感拨开使馆中的人群，仿佛她的生命中已没有时间走到大厅的另一端。她心情狂乱地寻找着罗采蒂，看到他，便走上前去。伊朗大使僵硬地向她鞠了一躬。

“啊，拉森夫人，欢迎光临。您丈夫呢？”

“很抱歉，”她说，“乔希今晚不能来了。”

沙迪尔·罗采蒂笑了笑，笑容中透出一份冷漠。

“这使我深感遗憾。对不起，我不能奉陪。”

“沙迪尔，我要跟你谈谈，”她乞求说。

他从她身旁擦过。

他的冷淡使她僵立在那里，许久，她才恢复了笑容，回到人群中。她举止怪异，梦游般的与人寒暄、握手、亲吻。

“畜生，”她想，原来这就是他的手腕。在大庭广众面前躲避她，使她难堪，向人们证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完了；她，华盛顿最有权势的报刊政治专栏作家乔希·拉森的妻子，对他已不再有用。

她头脑中不啻有一颗炸弹炸开，背脊由于愤怒而变得冰凉。一个商人喝多了，吐了她一身，那姿态就象是秘鲁海岸的凤尾鱼。她揩了揩面颊，从他身旁走开，他象癡病病患者似的趑趄着脚步，嘴中咕咕啾啾。朱迪丝来到露台上，趁着

月光把手伸进提包里，拿出一支含大麻毒质的香烟点着，快速地吐着烟圈。须臾，她再度返回大厅，心情平静，神色自若。她等待着。倘若罗采蒂想出丑，她可以让他现丑。

罗采蒂朝一个绝色的白肤金发女记者走去，摄影师们竞相拥挤着抢拍他的镜头。女记者名叫凯瑟琳·曼罗，以有手腕招架中年外交家的引诱而在使馆区著称。她即将要去采访伊朗王后，此次来使馆是为了听取情况介绍，因此对罗采蒂不能漠然置之。此刻，罗采蒂谦恭地站在她面前。他肤色黝黑、秃顶、双眼象巨大的乌龟向外凸出。他笨拙地带着她跳起华尔兹，旋转过波斯客厅和一支小型乐队。一个伊朗电视摄制组紧紧尾随在他们身后。音乐停止后，他仍搂着她，面露哂笑，曼罗则冷冷地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开。

他的下一个举动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从一个花瓶中取下一朵白玫瑰，再把手伸入衣袋，取出一颗未经雕琢的硕大钻石，将它丢到花瓣里，之后把花献给她。瞬间，电视摄影师将焦距对准了她的面部表情。她将宝石从花中拿出，举在明亮的光线里，如果经过雕琢和修饰，这将成为一颗精美的十二克拉心状钻石。几声唏嘘从人群中传出，但声音并不大，毕竟，这里是华盛顿。大多数人在注意朱迪丝·拉森的表情变化，但，她丝毫不露声色，脸象一张白纸。

罗采蒂打了个榧子，于是小乐队又奏起一支华尔兹舞曲，他与曼罗在大厅中再度旋转起来。她洁白的肌肤与他的黑皮肤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刻，她已显得不那么孤傲，温柔地贴在他的臂弯里。颇有心计的年轻女人，他想，她并不介意公

开承认她可以被收买，但价格却极为昂贵。这证实了罗采蒂对美国人的一般看法，一个高级娼妓的国家。

其他国家的外交家们向罗采蒂投去忌妒和鄙夷的目光，因为他们的国家无法象伊朗那样在款待费用上挥金如土。

“想想看，五、六年前谁听说过伊朗？”一名法国外交官倖倖地说。“几滴石油就可以把他变成一个显赫人物，真是不可思议。”

“显赫人物？”一名英国记者反驳说，“超级广告商更确切些。随着通信卫星和穿梭外交的出现，罗采蒂在外交上根本没有作用，丝毫没有。如果伊朗国王想与美国总统通话，只需按一下电钮就行。罗采蒂在这儿不过是为了炫耀伊朗宫廷的财富而已。为举办今晚的宴会，他一定花了两三万美元！”

华盛顿名流和好莱坞明星济济一堂，摄影师在两百名宾客中穿梭往来，镁光灯不停地闪耀着。凯瑟琳·曼罗漫步在伊朗帝国使馆宽敞的会客大厅中，不由感到惊讶。厅内装饰华美、威严。在锦缎长沙发和躺椅中间，摆放着许多大理石立桌，上面放着自由世界伟大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照片。在他们之上，悬挂着神态威严、大于人身的伊朗国王画像。

使馆的餐厅挂满了壁毯，餐桌上铺着深红色桌布，上面陈列着金边水晶体英国器皿。晚餐的食谱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伊朗乡间汤、鹌鹑和野雉、羔羊和雏鸡、枯茗米饭、伊斯兰面包以及传统波斯伏特加和三种佳酿葡萄酒。每客甜食还附带一块揉成动物形状的小棉糖，根据客人不同的身份，动物的眼睛由贵重或次贵重的宝石镶嵌而成。

晚宴后，宾客们云集到具有更加浓郁宫廷风格的波斯客厅里。金线纵横的厚实坐垫丢在波斯地毯四周，地毯的镶嵌图案是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波斯绘画，这些绘画的原作现在保存在德黑兰的王后博物馆中。

即使没有奢侈豪华的装饰，罗采蒂的其他手段也足以使人们意识到伊朗财富的惊人和巨大。当戴白手套的男仆们为宾客们端送大量的里海鱼子酱时，他穿梭于人群之间，热情洋溢地与人亲吻，同时将宝石和金表分别塞入漂亮女人的手心和男人的衣袋里。

他平均每个月举行五次正式宴会，宴请八十人；两到三次冷餐会，宴请五百人；一到两次盛大聚会，宴请两百人。他还在他私邸的餐厅中或游泳池边设工作午餐和晚餐，次数无法计算。罗采蒂的社交聚会和慷慨作乐使华盛顿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萧条中解脱出来，他为此摇身一变而成为使馆区的醒目人物，只少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如此。

助理国务卿的妻子向朱迪丝·拉森喋喋不休地说着笑话，朱迪丝敷衍着。她知道人们仍在注意她，于是嘴角强挤出一抹笑意。她朝正在向女客人献殷勤的罗采蒂快速地瞥了一眼。大麻的效力在宴会上已经消失，此刻她感到手心发痒。她想将手中香槟酒杯的杯架捏碎。她的眼光快速地向人群扫去，但此处却没有一个她可以依靠的人，只有憎恨她丈夫权势的参议员、她公开贬斥为呆笨的华盛顿上流妇女，以及早已将她称作罗采蒂情人的新闻界头面人物。人们都在躲避她的视线。

她等待着，与一两个风流单身汉调情、跳舞、痛饮香槟

酒。罗采蒂则穿梭于人群之中，鼓励人们跳舞，开两句玩笑，然后与凯瑟琳·曼罗坐在一张沙发上。他与她窃窃私语，将香槟酒滴在她手心上，然后再用嘴唇舔去，他们这样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的光景。人们在周围站立着，等待着那必将发生的场面。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男仆们重新换上雪白的手套，为贵宾们端送白兰地和雪茄烟。乐队在一个角落里奏起狐步舞曲，一对对舞伴懒洋洋地踏着步子。朱迪丝手擎一杯白兰地，感到些许醉意。她呷了一口酒，眼光顺着杯子的边缘扫向前方，她看到罗采蒂站起身，挤开人群，朝她的方向走来。蓦地，白兰地的味道变得苦涩起来。

“啊，拉森夫人。”他躬下身吻她的手。

电视摄影师将他俩围住。整个大厅的名人瞬间象一个人一般同时把目光投向他们的方向。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无遗憾地长吁了一口气。他们不久便可以回家了。

“我象以往一样，为您的光临而感到荣幸。”罗采蒂笑着说。

他冷漠她，在整个华盛顿面前羞辱她达三个小时之久。她的忿怒犹如压舌板使她变得哑口无言。她恨不得掴他一记耳光。

她这样默默地站在那里时，他拍了拍手，于是一名男仆走上前来，手中托着一只栖在巢穴中的棉糖鸟。罗采蒂拿起糖鸟，巢穴里放着一颗精美小巧的蛋形绿宝石。电视摄影师将镜头推进时，他将宝石放到她手里。

“我希望您接受此物，作为今晚波斯聚会的纪念。”他大

声说。

宾客等待着。甚至音乐也停止了。朱迪丝·拉森看了看绿宝石，这不是一颗十二克拉的钻石。她仰首直视罗采蒂，露齿而笑，然后大声说：

“告诉我，华盛顿有这样一种说法，对罗采蒂讲话就等于对国王讲话，这句话当真？”

他踌躇片刻，然后上了圈套。

“对，我可以觐见国王陛下……”

朱迪丝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更加大声说：

“那末告诉你的国王，我们都看过他命令将他的政治犯的生殖器烧掉的纪实影片。告诉他，他休想通过这些你所谓的狗屁波斯聚会来收买美国人的同情！”

她将绿宝石掷到一个烟灰碟里，掉转身，走出了使馆。罗采蒂捻了一下手指，电视摄影师退到一旁。他接着又捻了一下手指，乐队奏起一首响亮的《周游世界八十天》。罗采蒂用劲睁大双眼，直到眼睑停止打架为止。然后，他转过身。笑容可掬地回到人群中去。宾客们无人移动，他们都瞪视着那颗在烟灰中病态般熠熠闪光的绿宝石。

朱迪丝·拉森的姿色并不出众。她黑头发，瘦屁股，唯有一种充满活力的魅力。但她不具远见，从未试图利用过她的能量。然而，到了接近晚年的四十四岁时，她却突然发现自己野心勃勃。这似乎是华盛顿上层妇女所固有的特性，一旦得到抛头露面的机会便立刻显露出来。

五十年代，正当她在克利夫兰为选择演员的职业而举棋

不定时，遇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一名新闻记者。比她大十五岁的乔希·拉森政治阅历深，胸怀抱负，于是她嫁给了他。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念大学时，乔希一跃而成为美国首都最受尊敬的报刊政治专栏作家。

他们在纽约拥有一幢豪华的住宅。朱迪丝不喜欢华盛顿——她管它叫交际城，迂腐、乏味，嚼舌成风。乔希在周末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由于他们的性生活纽带已经减弱，所以分开居住对双方并不损失什么。在他们婚后第十个年头，乔希的性功能便衰退下来。二期老化，他说，由一期老化外加工作紧张所致。每当朱迪丝的新情人就此话题询问她时，她便喃喃地说她丈夫正处于更年期。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的婚姻嬗变成伴侣的形式：两个单身者周末的会面。

朱迪丝在纽约成为了一名艺术品赞助人，潇洒时髦，大出风头。在一次波斯艺术展览会上，她被介绍给伊朗大使。罗采蒂举止优雅，皮肤黝黑，长一双蛇眼，肩头圆厚，由于肥胖而略有点驼背。当朱迪丝记起有关罗采蒂的谣传时，不禁心痒如麻。她与他握手相识，接着便屈服于他的性引诱，一连三天三夜与他睡在一起。

作为罗采蒂的情人，朱迪丝成了住在德黑兰的伊朗国王及其家眷的常客。在国王的敦促下，她开始为伊朗在美国安排举办艺术品展览。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了舆论的忿怒，纽约和华盛顿的许多家报纸也纷纷登载文章，对她的做法表示不满。

伊朗是一个残酷的极权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二十多万名政治犯受到秘密警察“沙威克”的监禁和迫害。伊朗支持

联合国不久前通过的一项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对待的决议案。此外，伊朗近年来对世界已形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乔希·拉森是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公开反对派，他不屈不挠地支持以色列，是个自由派人物。为此，他的妻子怎么能够真诚地为一个与她丈夫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国家效力呢？

不利的新闻报导丝毫威慑不住朱迪丝。她飞往华盛顿，在伊朗大使馆安插了一位童子军资金筹集者。当她向在场的新闻记者披露伊朗总共有二十五万童子军时，她并未意识到她正在公然地为伊朗做宣传。实际上，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倘若她没有嫁给乔希，倘若她仍旧叫朱迪丝·艾莉丝的话，伊朗政府根本不会让她去干这种工作，伊朗大使也根本不会结识她。她在他丈夫光芒的折射下生活了二十年，如今却想象自己就是那光芒的源头。乔希则为了补偿自身性功能的衰退，允许她怀抱这一幻想。无论他妻子与伊朗的关系是职业性的或是其他，他都拒绝加以评论。但这一关系的发展益发使他在政治上感到窘迫，甚至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朱迪丝仍无回头之意。

“我的职业与我丈夫的是两码事，”她声称。“拉森先生的专业领域是政治，而我的领域是文化、文艺。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干。”

她的愚蠢和出言不逊令在场的记者大为惊讶。

思索了片刻，她又对记者说：“我这样做心安理得。我一直是一位贤妻良母。现在该是我显身手的时候了！”

公众的愤怒最终传到了伊朗国王的耳中。大批群众在伊朗驻华盛顿使馆的外面示威。拉森夫妇在纽约的豪华住宅被一群伊朗学生中的革命分子炸毁。这些留学生反对伊朗的盖世太保“沙威克”。乔希雇用了几名临时保镖，并让朱迪丝住进了卡莱尔饭店。朱迪丝打电话给罗采蒂，电话里说他已被召回了德黑兰。

德黑兰

国王的夏季府邸沙达贝德位于炎热、多沙的德黑兰城北，座落在埃尔勃丝山麓。这座古老而泛白的宫殿被花园、池塘和豪华的场地围绕着。罗采蒂的轿车驶过时，站立在宫殿大道两边的卫兵象机器人一般行礼致敬。一名身穿制服的侍者领他穿过宫殿大厅，来到一座四面围墙的花园里。国王正坐在树荫下，面前摆着一盘吃了一半的水果。仆人跪在他身旁，正小心翼翼地用湿布为他擦手。国王看到罗采蒂后，挥手让仆人退下。一时间，四周一片静寂，只传来隐蔽在花园墙壁灌木丛中巡逻卫兵的沙沙的脚步声。

“沙迦尔。”国王伸出手臂，面露笑容。

罗采蒂躬下身，在国王戴戒指的手上吻了一下，然后再度挺起脊背，紧盯着国王线条粗犷的面庞。

“您贵体无恙，陛下？”

国王向他瞥了一眼，免去了一切礼节，立即用波斯语与罗采蒂交谈起来。

“华盛顿发生的事态使我心烦意乱。”

罗采蒂出于同情但并非敬意地点了点头。毕竟，与朱迪丝·拉森结为同盟原本是国王的主意。

“你必须中断与那个叫拉森的女人的来往。此事已产生了国际影响，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不过陛下，”罗采蒂恳求说，“我们现在撤出来会使我们显得软弱。”

“不！这将使那个美国女人显得愚蠢和优柔寡断。”

他指向一把椅子，罗采蒂在上面坐下，国王继续说：

“她的丈夫颇有权势，不利的舆论会损害他在美国的名誉。”

罗采蒂慢慢地点点头。

“因此，让这个女人再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由于对她丈夫的压力，她将不再通过官方渠道为伊朗政府工作。但你却要把她拴在你的床上。她还可以在上层社会为我们进行宣传，同时她丈夫也可以保全在华盛顿的地位。你是否同意？”

罗采蒂并不同意。

“这个女人执拗任性，她这号人都是如此。她会反抗的。她与伊朗交往完全是为了追求名声。”

国王暴怒起来。围墙边十几名卫兵停住脚步，将目光一齐望着国王。

“如果她的丈夫失去了饭碗她还有什么用！政治代言人的妻子是重要的工具。没有他，她对我们便毫无用处。”

国王放低了嗓音，四周再度传来了卫兵沙沙的脚步声。

“正式告诉她我们必须与她断绝关系，她会通情达理的。”

“陛下，您有把握吗？”

国王盯住罗采蒂，仿佛他愚不可及。

“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按照你说的去做。”

他仰进座椅里，拍了一下手，示意让仆人斟酒。

“现在，沙迪尔，”他笑说。“把末日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告诉我。”

华盛顿

在朱迪丝的抚摩下，罗采蒂醒了过来。在此之前，他们已做爱过两次。

他长吁了一口气，感到惬意。商业谈判和午饭后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确是一种享受。朱迪丝拉过被罩盖住他们赤裸的身体，点起支烟，凝视着他。她凭直觉已嗅出了他心底的打算。

“这趟回国之行如何？”

“很疲劳，亲爱的。”

“他说了些什么？”

她吸了口烟，装出蛮有兴味地缓缓把烟吐出。

“国王认为你应当……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地位。舆论对你丈夫十分不利。”

“岂有此理。我的生涯与我丈夫的毫不相干。我是个自由代理商。”

他勃然大怒，脖颈和黝黑的面孔被血液涨得由红变紫。他突然对她，对所有矫揉造作的美国女人产生出一种厌恶感。

“你是个愚蠢的女人，明白吗？没有你丈夫，你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一棵芥草。”

他从她身上掀起被罩，一把将她搽下床。朱迪丝在地板上踉跄了两步，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心头一团乱麻。

“决定已经做出。你必须再召开一次记者会议，宣布出于对你丈夫政治前途的考虑，你将断绝与伊朗的关系。”

罗采蒂望着她中年的身体，两个乳房在瘦骨嶙峋的胸部可笑地摆动着。一时间，他对她生出一种怜悯感。他知道他将不会再对她产生欲望，尽管国王指示他这样做。

“当然，你已经收下的钱不必偿还。”

朱迪丝茫然地望着手中香烟的烟灰飘落到她的肚子上。

“人们将会把我看作一个傻瓜。”

“不会。你的高姿态肯定会得到舆论的同情。”

他从床上下来，绕开她走进了浴室。

“穿上衣服，朱迪丝。三点钟我在这里要开一个会。请从房间的后门出去，过两天我再与你联系。”

她听到淋浴的流水声。她在罗采蒂的卧室中徘徊，受到打击后，她感到脑海中一片朦胧。她记不起把内衣抛到了何处，于是放弃了寻找，望着烟蒂一直烧到她的手指。一根头

发卡住她的喉头，令她感到窒息。

罗采蒂走出浴室，用浴巾揩擦着他棕色的身体。

“你怎么还没穿衣服？”

“我要呕吐，”她推开他走进浴室，狠劲撞上门。

二十分钟后，她仍在淋浴。一忽儿热水，一忽儿冷水，然后又是热水，又是冷水。她咬紧牙关，让冷热水淋激她的身体，直到她的神经末梢变得麻木。她走出浴室，用浴巾擦干身体。罗采蒂已经穿好衣服离开了卧室。她听到从书房传来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当她穿衣时，一个声音陡然从墙壁间向她抛来。朱迪丝一惊，向后退了一步，然后意识到这是内部通信装置没有关闭。

这是他的一个秘密恶作剧：当书房里坐满客人时，他在卧室里可以通过内部通信系统窃听他们的谈话。他显然粗心大意，忘记了将装置关闭，这是极为罕见的。朱迪丝倾听着他们在书房里的谈话，来者是美国人，她猜测总共有两个。她靠近了墙壁。听着听着，她不由停止了穿衣，蓦地意识到此刻书房里的谈话与她过去所听到的零乱的电话内容有关联，她不禁感到一阵颤栗。半个小时后，当她从罗采蒂住宅的后门悄然走出来时，她已掌握了足够在一夜之间摧毁罗采蒂的武器。

她按照罗采蒂的要求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称断绝与伊朗的关系，然而她手中掌握的武器却迟迟没有发射。她将视罗采蒂下一步的举动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而罗采蒂下一步的举动是不明智的。他邀请她和她丈夫参加伊朗使馆举办的波

斯聚会，当她孑然一身到来时，他怒形于色，当众冷落她，证实了流传于华盛顿的他们之间已经分裂的说法。

私下里了结与她在业务上的关系，抹杀她的能力，这已使她大动了肝火，而公开羞辱她则使她变得凶残起来。朱迪丝·拉森当晚从使馆走出来时，她发誓要复仇。她要让他们——罗采蒂、伊朗政府以及若干隐藏在华盛顿的地下集团——统统去见阎王。而欲达此目的，她必须求助于纽约市的头号女强人希尔达·多拉。